

诗书入画来

——清黄慎鹭荷图轴

◎崔斌

荷花与鹭鸶，因谐音“和”与“禄”，是一组寓意吉祥的题材，从古至今都是艺术创作乐于表现的对象。比如：明代唐宇昭的《荷鹭图》里面，荷花丰满绽放，艳丽满荷塘，白鹭闲逸，一派繁花锦绣的气象。清代华岳的《荷鹭图》上，荷叶水草清冷，白鹭落在岩石上回首，仙气飘飘，画面明丽秀雅。

潍坊市博物馆收藏的清黄慎鹭荷图轴是黄慎创作的荷花鹭鸶的经典作品，属于泼墨大写意花鸟画。该藏品为纸本，水墨设色，图绘秋日的池塘湿地，右下角水草丰茂，还有荷花正开或待放，有的荷叶边已经枯黄，几只白鹭正在涉水觅食，神态各异；画面左上角，一只白鹭飘然而至，于空中俯视，意欲降落，引得另一只白鹭仰首相看。左上角草书题跋诗句，落款“瘦瓢”、“铃”、“黄慎”、“朱文”、“瘦瓢”、“白文印”。作者仿佛是书家精神附体，以行书笔法人画，自如地铺展荷叶，勾写荷花，渲染水面，伸展草茎，水墨丹青，一番酣畅的泼墨之间切入细节的特写，起承转合，与草书题诗相映，浑然一气。

画面呈现了圆弧形构图，俯冲的白鹭为画眼，四只白鹭或觅食或仰望，将荷花、池塘融为一体。右下角水草丛生，将角落封实。左上角得到了充分留白。图中的荷花和水草高低错落，掩映变化，茎叶和岩石与白鹭的位置体现了纵深前后的关系。

黄慎(1687年—1768年以后)，字恭寿，号瘦瓢子，福建宁化人，清代著名书画家，为“扬州八怪”之一。因黄慎在诗、书、画三大领域内的成就，世人曾称之为“诗书画三绝”。他笔墨粗率，画风泼辣，是“扬州画派”的重要画家。黄慎一生困苦，他的号“瘦瓢子”，意为“不才之木”，是其对生存状况的自嘲，足见他乐观豁达的品格。

黄慎画山水，笔墨果断凌厉，山石清气瘦削，为群峰则走笔迅速，线条简洁，为松树则枝干道劲，松针短直，为瀑布则飞流直下，细水长流，为人物则白描勾画，笔断意连。一幅山水画面里，多的是草书的诸多趣味。

黄慎画人物画，如《咏梅图》和《捧梅图》，明显可见的是书法笔触入画。老者的幞头和童子的头巾都以草书写出，他们的服饰线条或浓或淡，或连绵或断开，都是草书笔法。袖口局部的凝滞，衣裳整体的飘逸，透露出作者纯熟的草书技法与画面的成熟结合。梅花枝干曲折坚实，虚实、浓淡、聚散的变化丰富却极其自然，真的体现了好的画是“写”出来的，丢弃了匠气，凸显出一股古拙朴实的气息。写意之间，黄慎也不放松面部表情和手、花瓶的写实性的描摹，因此画面有着虚实相应的韵味。

黄慎的独特风格也不是一日成就的。他年少时家境清贫，却十分孝顺，长期侍奉母亲。为了谋生，他走上了学画之路，在画艺越来越成熟时，他的母亲提醒他：“儿子啊，你学画画，实在是生活所迫。但我也听说，绘画要是没有诗书气韵，你也就是一个画工罢了。”

一心沉迷于提升画技的黄慎顿悟：单会画画只能成为一名匠人，只有饱读诗书，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能诗会文，画才不俗。十八九岁，他寄身寺庙中读书习画，夜里没有灯烛，就借着佛像前的灯光读书。一盏如豆，黄慎还在读书的空暇仔细端详，找出佛像各自的特点加以临摹。

清雍正三年(1725年)，黄慎来到了扬州。当时，扬州聚集许多一流的文人画家，想要在此地打开局面，并非易事。果然，黄慎精心绘制的画作，居然无人问津。

而路过的“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看出黄慎的画作功力非凡，只是略显匠气，缺少一些文人气，于是特意结识他一起切磋画艺。汪士慎又介绍了一位书画商，他们一致建议黄慎改变风格，化工为写，以适应时代风气。

黄慎想到“以书入画”，开拓性地将草书与绘画结合，开辟了“狂草入画”的新形式。他将草书的运笔态势用于绘画之中，使画面呈现出迅疾、洒脱、不羁的风格；同时，在他的草书作品中，笔画之间盘根错节、错落有致，又带有绘画的节奏感与趣味。

经过漫长的研习之后，黄慎成长为真正的画家。“以诗入画”的境界在他的作品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扬州博物馆藏七言对联“别向诗中开世界，长从意外到云霄”，是黄慎所写，意思是画作拥有了诗词的底蕴，画境即开阔无穷，这应是他真实所感吧。

勤奋的黄慎也尝到了“跨界”的甜头，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他工草书，法怀素，研习人物泼墨。他用狂草笔法作画，笔姿放纵，气象雄浑，深入古法。他不辍写诗，著作有《蛟湖诗钞》。他也作山水、花鸟，布满荒率狂放的情致。

从黄慎的草书五律诗轴，可见黄慎的草书虽学“二王”，深得怀素笔意，却不受古法的约束，与前人大为不同。其间架结构和留白又有了绘画的意味。第一眼看上去，黄慎的笔画有的像是荒野枯树枝干，有的酷似山间藤蔓，不图圆润，而满是自由挥洒、不羁于法度的味道。枯笔荒凉，结字苍劲，连笔绵长隽永。

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且各自成就均不可忽视的艺术家，黄慎算得一人。诗歌的意境、书法的开阔、绘画的细腻都在他的作品中呼应相得，令人惊叹。



△清黄慎鹭荷图轴 (资料图片)

画不完的西园雅集

◎魏辉



△清丁观鹏西园雅集图轴局部 (资料图片)

城，公务之余，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诗酒唱和。

那时苏轼的“朋友圈”，堪称“豪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那个时代，也只有他，能够把那么多才华横溢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二

1087年的那个秋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汴京，驸马都尉王诜的府邸花园中，竹林茂密，溪水潺湲，沿溪而行，可以看到孤松盘郁，芭蕉舒展。庭院早已清扫干净，案几桌椅也安置妥当，青松之下，流水之间，传来舒缓的音乐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一场雅集正在举行。那个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黄色道服，拿着笔正在写字的人就是苏东坡。他旁边有个人穿着紫色袍子，坐在椅子上观看，他就是园子的主人王诜。

王诜比苏东坡小一岁，字晋卿，太原人，风流潇洒，才华出众，交游广泛，时人称赞他有“王谢之风”。他年轻时被皇帝选中，将皇家的女儿嫁给他。王诜爱好书画，家有宝绘楼，收藏法书名画，苏轼称他“山水近规李成，远绍王维”。他画的《烟江叠嶂图》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王诜的妻子是宋徽宗赵佶的姑姑，有人推测，宋徽宗热爱书画艺术并具有极高的水平，就是曾经受了王诜这个姑父的影响。当然，这时的宋徽宗才五岁，还没当上皇帝。再说这种事情正史中也没有明确记载。在宋徽宗的艺术成长之路上，王诜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

王诜是个性情中人。当初，他在京城率先知道了御史台的人要去湖州缉拿苏轼，赶紧派人给离得稍近一点儿的苏辙送信，苏辙收到信后，马上派人去湖州告诉苏轼。也因为给苏家通风报信，王诜在“乌台诗案”中受到牵连，被削除一切官职。

如今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再次相聚于京城，不知心中有何感想？王诜旁边，手扶着椅子的人是李之仪。作为北宋文坛后起之秀，他对苏轼极为尊崇，奉为师长。李之仪的成就主要在词作与尺牍，他曾写下过脍炙人口的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一身青衣，坐在方几上看得出神的人是国子监学正蔡天启。他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早年跟随王安石，后来成为苏轼的好友。这是米芾文字描述的西园雅集的第一个场景。

《西园雅集图》是一个长卷，采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法，把不同的场景集于一体。如果把画卷缓缓地打开，接下来，你会看到孤松挺立，上有凌霄缠绕，下面是一个大石案，陈设着古器瑶琴，琳琅满目。周围有翠绿的芭蕉树。穿着紫色衣服的苏辙坐在石磐旁，手中拿着一本书在看。在芭蕉树旁，另外几个人聚在一起。李公麟在一张石桌上画画，画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内容，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郑靖老等在旁边观看。

在一棵古树之下，道士陈碧虚在弹奏中国传统乐器阮，著名词人秦观坐在另一边，米芾昂着头，手拿毛笔在一块大石头上题字，旁边袖手仰观的是王钦臣。

再往前看，景色更为幽静，翠阴奇石之处，圆通和尚坐在蒲团上讲《无生论》，一旁听得入神的是刘巨济。这些情形被李公麟画下来，又被米芾详细记录在文字中。米芾还写道：“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三

“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米芾真心地感叹。他只是在写西园的聚会吗？不是的，他在描述生命中的温暖与阳光。李公麟只是在画西园吗？不是的，他画的是心中的桃花源。

西园，成了很多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所在。苏轼曾写：“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黄庭坚说：“西园春色才桃李，蜂已成围蝶作团。”秦观曾在词中写道：“西园夜饮鸣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

这些参加过西园雅集的人，永远记住了那个秋日的午后。西园，成为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意向，时时出现在他们的诗中，他们的词中，他们的想象中。

那一年，李公麟38岁。他个性不羁，蔑视权贵，有魏晋之风，居京师十

年不游权贵之门，以访名园园林为乐。后来他在故乡桐城修造了龙眼山庄，自号“龙眼居士”，归隐田园，终其一生。

那一年，米芾36岁，正值壮年，意气风发。他身为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创立了“米点山水”。米芾是一个狂傲的人，特立独行，人称“米癫”，却独对于苏轼敬佩之极。苏轼被贬黄州时，米芾就前往拜访并请教书法艺术，苏轼劝他以晋人的书法为师，于是米芾“专学晋人，其书大进”。1093年，苏轼在政治斗争中再次被排挤出京，同僚对他避之不及，米芾却盛情相邀，苏轼绕道赴约，感慨对方的真挚。直到苏轼死后，有一天，宋徽宗当时十分赏识他的宠臣蔡京的字，问米芾的看法，米芾不以为然，说：“蔡京不得笔。”

那天的雅集之后，他们离开了西园，再次进入了各自的轨道，去完成人生的宿命。有挣扎，有失落，有欢喜，有的人觅得良机，荣登殿阁之上，还有的人流放异地，客死他乡。

苏轼在二十多岁时曾经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几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所到之处像什么呢？应该像是一只飞鸿踏在雪泥上吧。雪上偶然会留下印迹，但是鸿雁一会儿就飞走了，等太阳出来，雪化了，爪印一会儿也就消失了。后来，人们用“雪泥鸿爪”这个成语来比喻人生短暂，经常会有无法把握自身命运与方向的感觉。

苏轼不知道的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个秋日没有消逝，它反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描绘，演绎。

西园雅集在一代又一代画家的笔下长盛不衰，人们根据自己的想象与理解，画了一遍又一遍。

据悉，历代著录的《西园雅集图》画作至少有47幅。李公麟画的《西园雅集图》并没有流传至今。存世作品中著名的，是南宋画家马远的《西园雅集图》，现藏于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

明末清初画家八大山人的行书作品《西园雅集图记》存于故宫博物院。

2012年，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明代画家仇英的《西园雅集图》拍出了9.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0亿元)的天价……

松风阵阵，笑声可闻，琴声随风飘来，从90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一直到今天。

刘阁老的“双面人生”

◎李红

“引龙侯，都察院，湖广总督也不善。阳河出了个刘阁老，抱着成化坐金殿……”走在阳河村，孩子们口中正唱着顺口溜，较大的孩子端坐在台阶上扮作官老爷将着胡须。顺口溜中的刘阁老，就是明朝寿光第一个进士，位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的刘翔。

明宪宗时期，皇帝为监督大臣和百姓的言行而设立了特务机构西厂，任太监汪直为提督。西厂不仅包揽了东厂和锦衣卫的职权，甚至不向皇帝汇报就随意逮捕处置朝中官员和平民百姓，由此造成了大量冤案，使得官员、百姓人人自危。平日常朝中大臣们都在苟且自保，见

了汪直只敢“侧目而视”，没有几个人敢跳出来指责。当内閣首辅商辂向皇帝上表奏章弹劾汪直时，只有刘翔等几个老臣出面支持。刘翔不仅态度坚决，更是带头把汪直的十大罪状全部列明。宪宗听后震怒，随即罢了汪直，撤销了西厂。但是不久，宪宗又恢复西厂，仍然由汪直负责，恢复后的西厂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此刘翔又多次劝谏，但皇帝已经听不进他的忠言。

当时的内閣除了刘翔，还有万安、刘吉两位大学士。万安常以阿谀奉承、拉关系走后门等手段，为自己升职拓宽渠道，刘吉则阴险刻薄，在政事上没有

主见，以和稀泥为主。刘翔深知这两个人不是廉洁正直的大臣，就向皇帝进谏“斥奸佞亲贤臣”，甚至当面斥责万安“负国无耻”，万安由此记恨在心。不久，万安观察到汪直越来越不受宪宗待见，就邀请刘翔一起进谏撤销西厂，但刘翔因为不愿与之为伍没有参与联名上奏，恰好中了万安的诡计。皇帝阅看奏章时发现没有刘翔的名字，万安趁机安排人诬陷刘翔为人狂躁，且与汪直有所牵连。宪宗大发雷霆，万安等人又假借为刘翔求情，刘翔看不惯这些人的嘴脸，毅然决然提出回乡养老，就这样结束了十年的内閣生涯。

相比面对国家大是大非的动真较真，回乡后的刘翔像是换了一个人，不仅与宗族邻里往来亲切和睦，而且对朋友特别仗义，往日的凌厉完全不见了踪影。刘翔的父亲刘昇是个性格强硬又严厉的人，有时候生了气会连续几顿不吃饭。刘翔清楚父亲的脾气，就带着孩子们左哄右劝，在很多生活琐事上也是委屈自己力求让父亲顺心。

在朝堂上，刘翔是刚强正直的诤臣贤吏，而在乡里，他又是一位谦和礼让的儒雅君子。看似不相容的“两面”性格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却又让人感到如此真实。